六祖壇經/機緣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懺悔品第六 ◄

六祖壇經
機緣品第七

► 頓漸品第八

機緣品第七

師自黃梅得法，回至韶州曹侯村，人無知者。

時，有儒士劉志略，禮遇甚厚。志略有姑為尼，名無盡藏，常誦大涅槃經。師暫聽，即知妙義，遂為解說；尼乃執卷問字。

師曰：「字即不識，義即請問。」

尼曰：「字尚不識，焉能會義？」

師曰：「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。」

尼驚異之，遍告里中耆德云：「此是有道之士，宜請供養。」

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，競來瞻禮。時，寶林古寺，自隋末兵火已廢，遂於故基，重建梵宇，延師居之。俄成寶坊，師住九月余日，又為惡黨尋逐。師乃遁於前山，被其縱火焚草木，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。石今有師趺坐膝痕，及衣布之紋，因名避難石。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，遂行隱於二邑焉。

僧法海，韶州曲江人也。初參祖師，問曰：「即心即佛，願垂指諭。」

師曰：「前念不生即心，後念不滅即佛；成一切相即心，離一切相即佛。吾若具說，窮劫不盡，聽吾偈曰：

『即心名慧，即佛乃定；定慧等持，意中清淨。悟此法門，由汝習性；用本無生，雙修是正。』」

法海言下大悟，以偈讚曰：

「即心元是佛，不悟而自屈，

我知定慧因，雙修離諸物。」

僧法達，洪洲人，七歲出家，常誦法華經，來禮祖師；頭不至地。

師訶曰：「禮不投地，何如不禮。汝心中必有一物，蘊習何事耶？」

曰：「念法華經，已及三千部。」

師曰：「汝若念至萬部，得其經意，不以為勝，則與吾偕行。汝今負此事業，都不知過。聽吾偈曰：

「禮本折慢幢，頭奚不至地；

有我罪即生，忘功福無比。”」

師又曰：「汝名甚麼？」

曰：「法達。」

師曰：「汝名法達，何曾達法？」復說偈曰：

「汝今名法達，勤誦未休歇，

空誦但循聲，明心號菩薩；

汝今有緣故，吾今為汝說，

但信佛無言，蓮花從口發。」

達聞偈悔謝曰：「而今而後，當謙恭一切。弟子誦法華經，未解經義，心常有疑，和尚智慧廣大，願略說經中義理。」

師曰：「法達，法即甚達，汝心不達；經本無疑，汝心自疑。汝念此經，以何為宗？」

達曰：「學人根性暗鈍，從來但依文誦諗，豈知宗趣？」

師曰：「吾不識文字，汝試取經誦一遍，吾當為汝解說。」

法達即高聲念經，至譬喻品，師曰：「止！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，縱說多種譬喻，亦無越於此。何者因緣？經云：『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』一大事者，佛之知見也。世人外迷著相，內迷著空；若能於相離相，於空離空，即是內外不迷。若悟此法，一念心開，是為開佛知見。佛，猶覺也；分為四門：開覺知見、示覺知見、悟覺知見、入覺知見。若聞開示便能悟入，即覺知見，本來真性，而得出現。汝慎勿錯解經意，見他道開示悟入，自是佛之知見，我輩無分。若作此解，乃是謗經毀佛也。彼既是佛，已具知見，何用更開？

汝今當信佛知見者，只汝自心，更無別佛。蓋為一切眾生，自蔽光明，貪愛塵境，外緣內擾，甘受驅馳，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，種種苦口，勸令寢息，莫向外求，與佛無二；故云開佛知見。

吾亦勸一切人，於自心中，常開佛之知見；世人心邪，愚迷造罪，口善心惡，貪嗔嫉妒諂佞我慢，侵人害物，自開眾生知見。若能正心，常生智慧，觀照自心，止惡行善，是自開佛之知見。汝須念念開佛知見，勿開眾生知見。開佛知見，即是出世；開眾生知見，即是世間，汝若但勞勞執念，以為功課者，何異氂牛愛尾？」

達曰：「若然者，但得解義，不勞誦經耶？」

師曰：「經有何過，豈障汝念？只為迷悟在人，損益由己。口誦心行，即是轉經；口誦心不行，即是被經轉。聽吾偈曰：

『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，

誦經久不明，與義作仇家；

無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，

有無俱不計，長御白牛車。』」

達聞偈，不覺悲泣，言下大悟，而告師曰：「法達從昔已來，實未曾轉法華，乃被法華轉。」再啓曰：「經云：『諸大聲聞乃至菩薩，皆盡思共度量，不能測佛智。』今令凡夫但悟自心，便名佛之知見，自非上根，未免疑謗。又經說三車，羊鹿牛車與白牛之車，如何區別，願和尚再垂開示。」

師曰：「經意分明，汝自迷背。諸三乘人，不能測佛智者，患在度量也，饒伊盡思共推，轉加懸遠。佛本為凡夫說，不為佛說，此理若不肯信者，從他退席，殊不知坐卻白牛車，更於門外覓三車。況經文明向汝道，唯一佛乘，無有餘乘。若二若三乃至無數，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。汝何不省？三車是假，為昔時故；一乘是實，為今時故。只教汝去假歸實，歸實之後，實亦無名。應知所有珍財，盡屬於汝，由汝受用，更不作父想，亦不作子想，亦無用想；是名持法華經。從劫至劫，手不釋卷，從晝至夜，無不念時也。」

達蒙啓發，踴躍歡喜，以偈讚曰：

「經誦三千部，曹溪一句亡，

未明出世旨，寧歇累生狂；

羊鹿牛權設，初中後善揚，

誰知火宅內，元是法中王。」

師曰：「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。」達從此領玄旨，亦不輟誦經。

僧智通，壽州安豐人，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，而不會三身四智，禮師求解其義。

師曰：「三身者：清淨法身：汝之性也；圓滿報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億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離本性，別說三身，即名有身無智；若悟三身無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聽吾偈曰：

『自性具三身，發明成四智，

不離見聞緣，超然登佛地；

吾今為汝說，諦信永無迷，

莫學馳求者，終日說菩提。』」

通再啓曰：「四智之義，可得聞乎？」

師曰：「既會三身，便明四智，何更問耶？若離三身，別談四智，此名有智無身。即此有智，還成無智。」復偈曰

「大圓鏡智性清淨，平等性智心無病，

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圓鏡；

五八六七果因轉，但用名言無實性，

若於轉處不留情，繁興永處那伽定。

通頓悟性智，遂呈偈曰：

「三身元我體，四智本心明，

身智融無礙，應物任隨形；

起修皆妄動，守住匪真精，

妙旨因師曉，終亡染污名。」

僧智常，信州貴溪人，髫年出家，志求見性；一日參禮。

師問曰：「汝從何來？欲求何事？」

曰：「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禮大通和尚，蒙示見性成佛之義，未決狐疑，遠來投禮，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」

師曰：「彼有何言句，汝試舉看。」

曰：「智常到彼，凡經三月，未蒙示誨。為法切故，一夕，獨入丈室，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？

大通乃曰：『汝見虛空否？』

對曰：『見。』

彼曰：『汝見虛空有相貌否？』

對曰：『虛空無形，有何相貌？』

彼曰：『汝之本性，猶如虛空，了無一物可見，是名正見；無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。無有青黃長短，但見本源清淨，覺體圓明，即名見性成佛，亦名如來知見。』

學人雖聞此說，猶未決了，乞和尚開示。」

師曰：「彼師所說，猶存見知，故今汝未了。吾今示汝一偈：曰

『不見一法存無見，大似浮雲遮日面，

不知一法守空知，還如太虛生閃電；

此之知見瞥然興，錯認何曾解方便，

汝當一念自知非，自己靈光常顯現。』」

常聞偈已，心意豁然，乃述偈曰：

「無端起知見，著相求菩提，

情存一念悟，寧越昔時迷；

自性覺源體，隨照枉遷流，

不入祖師室，茫然趣兩頭。」

智常一日問師曰：「佛說三乘法，又言最上乘，弟子未解，願為教授。」

師曰：「汝觀自本心，莫著外法相，法無四乘，人心自有等差。見聞轉誦，是小乘；悟法解義，是中乘；依法修行，是大乘。萬法盡通，萬法俱備，一切不染，離諸法相，一無所得，名最上乘。乘是行義，不在口爭，汝須自修，莫問吾也，一切時中，自性自如。」

常禮謝執侍，終師之世。

僧志道，廣州南海人也，請益曰：「學人自出家，覽涅槃經，十載有餘，未明大意，願和尚垂誨。」

師曰：「汝何處未明？」

曰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；於此疑惑。」

師曰：「汝作麼生疑？」

曰：「一切眾生，當有二身；謂色身、法身也。色身無常，有生有滅；法身有常，無知無覺。經云：『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』，不審何身寂滅？何身受樂？若色身者，色身滅時，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，苦不可言樂。若法身寂滅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誰當受樂？又，法性是生滅之體，五蘊是生滅之用；一體五用，生滅是常；生則從體起用，滅則攝用歸體。若聽更生，即有情之類，不斷不滅；若不聽更生，則永歸寂滅，同於無情之物。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，尚不得生，何樂之有？」

師曰：「汝是釋子，何習外道斷常邪見，而議最上乘法？據汝所說，即色身外別有法身，離生滅求於寂滅；又推涅槃常樂，言有身受用，斯乃執吝生死，耽著世樂。

汝今當知，佛為一切迷人，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；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。好生惡死，念念遷流，不知夢幻虛假，枉受輪回，以常樂涅槃，翻為苦相，終日馳求；佛愍此故，乃示涅槃真樂。

「剎那無有生相，剎那無有滅相，更無生滅可滅，是則寂滅現前，當現前時，亦無現前之量，乃謂常樂。此樂無有受者，亦無不受者，豈有一體五用之名？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，令永不生，斯乃謗佛毀法。聽吾偈曰：『

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常寂照，凡愚謂之死，外道執為斷。

諸求二乘人，目以為無作，盡屬情所計，六十二見本。

妄立虛假名，何為真實義？惟有過量人，通達無取捨。

以知五蘊法，及以蘊中我，外現眾色像，一一音聲相。

平等如夢幻，不起凡聖見，不作涅槃解，二邊三際斷。

常應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，分別一切法，不起分別想。

劫火燒海底，風鼓山相擊，真常寂滅樂，涅槃相如是。

吾今強言說，令汝捨邪見，汝勿隨言解，許汝知少分。』」

志道聞偈大悟，踴躍作禮而退。

行思禪師，生吉州安城劉氏，聞曹溪法席盛化，徑來參禮，遂問曰：「當何所務，即不落階級？」

師曰：「汝曾作甚麼來？」

曰：「聖諦亦不為。」

師曰：「落何階級？」

曰：「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？」

師深器之，令思首眾。

一日，師謂曰：「汝當分化一方，無令斷絕。」

思既得法，遂回吉州青原山，弘法紹化。謚弘濟禪師。

懷讓禪師，金州杜氏子也。初謁嵩山安國師，安發之曹溪參扣。讓至，禮拜，師曰：「甚處來？」

曰：「嵩山。」

師曰：「甚麼物，恁麼來？」

曰：「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」

師曰：「還可修證否？」

曰：「修證即不無，染污即不得。」

師曰：「只此不染污，諸佛之所護念；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」

讓豁然契會，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，日臻玄奧；後往南岳，大闡禪宗，敕謚大慧禪師。

永嘉玄覺禪師，溫州戴氏子。少習經論，精天臺止觀法門，因看維摩經，發明心地。偶師弟子玄策相訪，與其劇談，出言暗合諸祖。

策云：「仁者得法師誰？」

曰：「我聽方等經論，各有師承；後於維摩經，悟佛心宗，未有證明者。」

策云：「威音王已前即得，威音王已後，無師自悟，盡是天然外道。」

云：「願仁者為我證據。」

策云：「我言輕，曹溪有六祖大師，四方雲集，並是受法者，若去，則與偕行。」

覺遂同策來參，繞師三匝，振錫而立。

師曰：「夫沙門者，具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；大德自何方而來，生大我慢？」

覺曰：「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」

師曰：「何不體取無生，了無速乎？」

曰：「體即無生，了本無速。」

師曰：「如是，如是！」

玄覺方具威儀禮拜。

須臾告辭，師曰：「返太速乎？」

曰：「本自非動，豈有速耶？」

師曰：「誰知非動？」

曰：「仁者自生分別。」

師曰：「汝甚得無生之意。」

曰：「無生豈有意耶？」

師曰：「無意誰當分別？」

曰：「分別亦非意。」

師曰：「善哉！少留一宿。」

時謂一宿覺，後著證道歌，盛行於世；謚曰無相大師，時稱為其覺焉。

禪者智隍，初參五祖，自謂已得正受，庵居長坐，積二十年。師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，聞隍之名，造庵問云：「汝在此作甚麼？」

隍曰：「入定。」

策云：「汝云入定，為有心入耶？無心入耶？若無心入者，一切無情草木瓦石，應合得定；若有心入者，一切有情含識之流，亦應得定。」

隍曰：「我正入定時，不見有有無之心。」

策云：「不見有有無之心，即是常定，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」

隍無對，良久，問曰：「師嗣誰耶？」

策云：「我師曹溪六祖。」

隍云：「六祖以何為禪定？」

策云：「我師所說，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；五陰本空，六塵非有；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亂；禪性無住，離住禪寂；禪性無生，離生禪想；心如虛空，亦無虛空之量。」

隍聞是說，徑來謁師。

師問云：「仁者何來？」

隍具述前緣。

師云：「誠如所言。」

師憫其遠來，遂垂開決。隍於是大悟，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。其夜、河北士庶，聞空中有聲云：「隍禪師今日得道。」

隍後禮辭，復歸河北，開化四眾。

一僧問師曰：「黃梅意旨，甚麼人得？」師云：「會佛法人得。」僧云：「和尚還得否？」師云：「我不會佛法。」

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，而無美泉；因至寺後五里許，見山林郁茂，瑞氣盤旋；師振錫卓地，泉應手而出，積以為池，乃跪膝浣衣石上。

有蜀僧方辯謁師，師曰：「上人攻何事業？」

曰：「善塑。」

師正色曰：「汝試塑看。」

辯罔措。過數日，塑就真相，可高七寸，曲盡其妙。

師笑曰：「汝善塑性，不解佛性。」

即為摩頂授記，永與人天為福田，仍以衣酬之。

辯取衣分為三：「一披塑像，一自留，一用縷裹痊地中。誓曰：「後得此衣，乃吾出世，住持於此，重建殿宇。」宋嘉祐八年，有僧惟先，修殿掘地，得衣如新。像在高泉寺，祈禱輒應。

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：

「臥輪有伎俩，能斷百思想，

對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長。」

師聞之曰：「此偈未明心地，若依而行之，是加系縛。」

因示一偈曰：

「惠能沒伎俩，不斷百思想，

對境心數起，菩提作麼長。」